

# 肯特里奇 的 六堂 绘画课

Six  
Drawing  
Lessons

[南非] 威廉·肯特里奇 著

William Kentridge

马楠译 励卓张校译



# 肯特里奇的六堂绘画课

Six Drawing Lessons

[南非]威廉·肯特里奇

William Kentridge 著

马楠 译  
刁卓 张张 校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肯特里奇的六堂绘画课 / (南非) 肯特里奇著 ;  
马楠译.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9

ISBN 978-7-5502-5771-9

I . ①肯… II . ①肯… ②马… III . ①绘画理论  
IV . ① J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7892 号

SIX DRAWING LESSONS by William Kentridge

Copyright © 2014 by William Kentrid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 01-2015-3182



| 艺术家



关注未读好书

## 肯特里奇的六堂绘画课

Six Drawing Lessons

作 者: (南非) 威廉·肯特里奇

译 者: 马楠

校 译: 刁卓 张张

出 品 人: 唐学雷

策 划: 联合天际

特 约 编辑: 赵然

责 任 编辑: 李征 刘凯

装 帧 设计: 鲁明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80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13.25印张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5771-9

定 价: 68.00 元

联合天际Club  
官方直销平台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2060201

# 将他的约翰内斯堡变成我们的宇宙 —《肯特里奇的六堂绘画课》推荐序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馆长 田霏宇

《肯特里奇的六堂绘画课》一书囊括了对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作品背后思考的综合阐述，更难得的是本书作者并非某位批评家或历史家，而是肯特里奇本人。2012年肯特里奇受邀进行诺顿演讲，哈佛大学创立于1925年的此项殊荣曾授予T.S.艾略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约翰·凯奇、内丁·戈迪默、奥尔罕·帕慕克等人。自创始至今近百年间，诺顿演讲一直强调对创新及诗意思考的最大化发掘。肯特里奇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及精力，对其毕生作品加以总结，将30年来盘旋在他脑海中的灵感和工作室中的想法编织成6场富有启发性的演讲表演，同时生动、有趣地结合了学术演讲的传统，于2012年春天以每周一场的方式呈现。6场演讲均在哈佛大学最重要的纪念性公共空间——桑德斯剧院进行，这座在美国内战后不久落成的华丽木制哥特式礼堂，以牛津大学谢尔登剧院为蓝本，作为对在战争中牺牲的校友以及他们为联邦主义主张所做贡献的纪念。《肯特里奇的六堂绘画课》最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14年。

这一系列演讲不仅以肯特里奇的作品为线索，更以西方思潮发展串联。开篇的想法非常基础又十分具有颠覆性，从西方哲学的奠基性故事——柏拉图关于洞穴的寓言开始，实际讨论的是“暴力与囚禁”，肯特里奇进而探索了殖民主义背后的知识神话，甚至对自己作为南非白人在殖民体系下被赋予的个人身份提出质疑。随后，他将目光转向

他一直生活的城市约翰内斯堡，以及他的工作室，在这些演讲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更为宏大的历史与主题。系列演讲在对于时间、宇宙的沉思以及摆脱专制的幻梦中结束，这一讲的写作完成于公认的肯特里奇的杰作《对时间的拒绝》在卡塞尔文献展首展前的几个星期。肯特里奇演讲的配图并非传统的幻灯片与图片，而是自制的一些小短片，用来演示例如他用手翻动一本笔记的镜头，或是拼贴字词与图片，以和他在讲台前的演讲内容相匹配。在最后一讲中，他甚至实现了礼堂中的“哈佛自我”与屏幕上的“约翰内斯堡自我”之间的对话。这些举动在书中均以括号括起，如同戏剧舞台指令一般。

本书出版于肯特里奇中国大展“威廉·肯特里奇：样板札记”收官之际。2015年夏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为中国观众量身打造的本次展览是对肯特里奇艺术生涯的全面考量。展览开端的《影子队列》——其重要性在本书第一章“赞阴影”中有所阐述——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上的展示亦是肯特里奇作品首次在中国露面。而展览的压轴作品《论样板戏》则是试图通过“边缘的思考”，这一他在绘画六讲后几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逻辑理念，把来自中国革命戏剧的图像放置在世界范围内相似或早先事件的语境之中。我非常荣幸能够策划这一展览，使得艺术家的实践能够以少见的全面程度呈现。“边缘的思考”演讲本应被收录在一部传统形式的展览画册之中，并由其内容所暗示的语言逻辑——中文出版并留作文献。

有趣的是本书的英文标题 Six Drawing Lessons，译成中文后有所丧失，而英文的结构令人联想到现代主义及观念主义的诸多佳作，如杜尚的《三个标准的终止》，这是故意用一组不准确的标尺来度量一米长绳子弯曲线条的作品。而“绘画课”(drawing lessons)既是指美

术教育的最基本形式——学生在可以思考更复杂的构图和色彩之前需要上的素描课——又是指人们在得出结论前更为宽泛的智识过程。从历史事件或个人经验中学到一课 (draw a lesson)，等于要从中提炼出可以致用于未来情况的某种思想结晶。这一过程是通过理性思考及演绎最即刻甚至最感性的变化来扩充认知的，这也是肯特里奇经常批判的启蒙运动的基础，尽管他一直对其可能的（虽然也不太可能）实效不抱希望。

在 UCCA 展览期间，观众、记者及其他艺术家最常提出的问题就是肯特里奇的作品与中国观众之间是否有特定的关联。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并得出一系列答案，从或许因相对封闭的社会及文化系统（种族隔离制晚期的南非和改革初期的中国）引发的对人物画的坚持，到他并非近期才开始的用墨水及毛笔进行绘画与中国文人画传统的呼应。但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肯特里奇能够从其周边的社会、国家、个人身份环境中提炼出对更为广阔的世界适用且急需的理念。由此，我想到了 1906 年詹姆斯·乔伊斯在罗马一间公寓内写作《尤利西斯》时横行数月的瘟疫，“将他的都柏林变成我们的宇宙”。近来，中国的艺术家们经常被要求面对世界为他们的祖国代言，讲述只有他们才会知道的“居住并生活在中国的意义”这种诗意的知识，而方兴未艾的中国能够在世界的圆桌上做出怎样的贡献仍未可知，肯特里奇见微知著的能力也许具有借鉴意义。

# 肯特里奇的六堂绘画课

## 目 录

- 1 赞阴影 1
- 2 殖民地起义简史 35
- 3 垂直思考：一部约翰内斯堡传记 71
- 4 实用认知论：工作室中的生活 101
- 5 赞误译 131
- 6 反熵 161

绘画课第一讲

赞  
阴  
影

REMEMBER, YOU ARE AN ARTIST  
NOT A SCHOLAR,

BUT AVOID A SIX HOUR  
PARADE OF IGNORANCE

A1.

~~4~~

(5)

A NECESSARY STUPIDITY  
FINDING THE DRAWING - TWICE  
THE OVER-DETERMINED IMAGE  
AGAINST ARGUMENT

A1.

~~4~~

(5)

A NECESSARY STUPIDITY  
FINDING THE DRAWING - TWICE  
THE OVER-DETERMINED IMAGE  
AGAINST ARGUMENT  
(BUT NOT THIS ONE)

大约十个月前，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我收到诺顿讲座<sup>1</sup>的主讲邀请。

“很好啊，”他说，“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你知道吗，受邀做诺顿演讲可是一项很高的荣誉。”

“的确是，”他说，“但是既然已经获得这个荣誉，你可以回绝邀请。”

我现在站在这里，说明我已经做出了选择。而在接下来的六讲中，我将试图回答父亲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天开始筹备讲座的时候，我做了一些笔记以提醒自己，在此复述如下：

**记住你是位艺术家，而不是学者。**

**但要避免六小时无知地招摇。**

此类笔记对我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我将所有曾经有过的念头，以及听别人提及的想法都写下来。我用不同的方法将这些笔记分为六讲，并通过不同的分类组合，试图找到一些新想法。我将想法写在纸上，又将纸钉在工作室墙面上。

**必要的愚蠢**

**找到绘画——两次**

**超定<sup>2</sup> 的图像**

**反对争论**

反对确定性

原生地质<sup>3</sup>

我将这些笔记添加进正在创作的绘画中。

反对争论（但这次不是）

一部普世档案

作为耻辱的知识

打字机课程

给九岁孩子的辩证法

赞私生

一部电影史

相对论的前历史

句号吞噬整个句子

我用深红色水彩将这些语句涂写在一本 1735 年的方济各礼拜书中（我当时在罗马）。

赞误译

半路遇到世界

我曾熟知的诗歌

为愚蠢营造安全的空间

单眼作画

在工作室兜圈

转变的表演

游猎中的毕加索

万岁，麻胶版画万岁！

LEAP  
BEFORE  
YOU LOOK

PRACTICAL  
EPISTEMOLOGY

POEMS  
I USED  
TO KNOW

我们在晚餐中学到什么

他人之颜（一个道德诉求）

闭门恐惧症<sup>4</sup>

我不断提醒自己：需要找到我的实践行为（也就是绘画）和我的演讲语言之间的联系。

起初，我打算将演讲内容局限在工作室内，但我又希望讲座不只是对我过去三十年间工作的描述。当然，不以这些工作开头也非常明智之举。

从图像到想法是一种必要的运动。我们的每场演讲都将从一部短片或长片节选开始，借此我可以向你们展示讲座时出现在我脑中的画面，以及所提到的内容；同时，更要紧的是阐明图像以及图像制作的重要性，这是我对演讲及其背后结构的思考，这重要性并非夸大其实。我将要展示的部分作品创作于十年前，但大约六个月前，我对这些作品进行了一番重新思考。

今天，我们先从我十三年前创作的一部电影开始。将要播放的这段节选时长约五分钟。

〔播放《影子队列》(Shadow Porcession) 片段〕

不妨从公元前 360 年说起。柏拉图在《理想国》<sup>5</sup> 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道：



“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以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困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我看到了。”

“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

“你说的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

这段文字值得用一种更为延展的方式来阅读，它不仅体现了本场演讲的中心观点，也是我们系列讲座所遵循脉络之起点。而它所提出的问题和隐喻也是诸多政治、美学问题的重要核心。那么现在，让我们先关注一下故事中出现的囚徒。

“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我回答道，“你且说说看，你认为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而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或同伴们的什么呢？”

“如果他们一辈子头颈被限制住了不能转动，他们又怎样能看到别



的什么呢？”

“那么，后面上路的人举着过去的东西，除了它们的阴影以外，囚徒们能看到它们别的什么吗？”

“当然不能。”

“那么，如果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不认为，他们会断定，他们在讲自己所看到的阴影时是在讲真物本身吗？”

“必定如此。”

“又，如果一个过路人发出声音，引起囚徒对面洞壁的回声，你不认为，囚徒们会断定，这是他们对面洞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的吗？”

“他们一定会这样断定的。”

讲座开始所播放的片段来自《影子队列》。这部影片创作于1999年，是为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所拍摄的，本打算在伊斯坦布尔市的地下水宫中播放。该片使用定格动画的方式制作，也就是用摄影机逐帧记录活动纸偶的一系列动作。这种纸偶的身体各部分由手撕的纸片组成，用铁丝绞合固定，因此关节可以活动。该剧种源自木偶剧。在此类剧中，剪裁得来的二维形象可以放在屏幕前呈现外轮廓，也可以放在屏幕后投射阴影。

“因此无疑，这种人不会想到，上述事物除阴影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实在。”

“无疑的。”



“那么，请设想一下，如果他们被解除禁锢，矫正迷误，你认为这时他们会怎么样呢？如果真的发生如下的事情：其中有一人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了起来，转头环视，走动，抬头看望火光，你认为这时他会怎样呢？他在做这些动作时会感觉痛苦的，并且，由于眼花缭乱，他无法看见那些他原来只看见其阴影的实物。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他过去惯常看到的全然是虚假，如今他由于被扭向了比较真实的器物，比较地接近了实在，所见比较真实了，你认为他听了这话会说些什么呢？如果再有人把墙头上过去的每一器物指给他看，并且逼他说出那是些什么，你不认为，这时他会不知说什么好，并且认为他过去所看到的阴影比现在所看到的实物更真实吗？”

“更真实得多呀！”

“如果他被迫看火光本身，他的眼睛会感到痛苦，他会转身走开，仍旧逃向那些他能够看清而且确实认为比人家所指示的实物还更清楚更实在的影像的。”

《影子队列》中的纸人是一份运动中的人物清单。边走边阅读的人、扛着城市碎片的矿工、推独轮车的穷人。这份人物清单来自报纸新闻以及约翰斯堡街头看到的具体的人。

但这部电影与丰富性相关，而非专指某个具有特殊性质的特定旅程。它是一部行进中人群的图录。我感兴趣的是：撕纸形象可以粗糙到什么程度但仍能够理解；可以剧烈地搬动到什么程度，但仍

